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十七

綱目續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宋紀

徽宗皇帝

原卷七十六
共三十九頁

蔡京復相

女子生髮

男子誕子

遼亡

西遼

元城取則
溫公

綱甲辰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界之三月金人來索糧趙良嗣所許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詔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諸善不以戶部侍郎綱夏四月起復李邦彥為尚書左丞時邦彥居

父喪纔兩月綱六月金人陷平州秋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九月以白

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趙野宇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一月王黼有罪

免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栗論綱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王黼既致仕朱

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條綱河北山東盜起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為道士目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上曰髭長七八寸疏秀甚美宛然一

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綱乙巳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党項卷五二二月至應州今山西大金將婁室獲之以歸遼亡凡九世共

綱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改元延慶章臣上尊號綱夏四月勒蔡京致仕蔡條鍾愛於京擅權用事

彥亦惡條乃與攸發條奸私事帝怒綱復元豐官制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三官虛而綱六月封

侍讀賜出身敕以條京京遂解職綱宜者童貫為廣陽順天府郡王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綱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為章

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窮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

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却立

俟威少霽止也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汗奪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聲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咄之也以即大用默勸為

器之真鐵
漢有狐升御
榻而坐

御史死節

張孝純止
童貫

李翼死節

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祐元哲宗人物曰。器之字安世。真鐵漢。綱秋八月。金吳乞買廢遼延禧為海濱王。遣使以獲遼。綱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自時又有都城東門外繫萊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羅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綱冬十月。金將粘沒喝幹高不。分道入寇。自平州。綱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目察為金賀正使至境上。遇幹高不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碎頭鬚也。持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猝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諡忠肅。綱召种師道為兩河制置使。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趣召之。師道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目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綱今山西府。今大同州。及飛狐。廣昌縣。靈丘。靈丘。今大同府。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今山西府。聞粘沒喝自雲中。即府。大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擴還報。請貫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張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原治太。府河北。大明。府隸以太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亦作支吾。小杜為枝斜柱。為梧史。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捧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州。今大同州。克代州。今太原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綱金幹高不入檀州。見上卷。郭藥師以燕山。見上卷。叛降金。藥師所部兵劫蔡靖及金盡陷燕山州。縣。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綱記。

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今大名府以皇太子為開封牧目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

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感然曰奈何時

東幸計已定命李稅拙先出守金陵今江蘇府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

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稅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綱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

諸局目初宇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

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

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

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而諛日開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於黨穢政事

興廢拘於紀年賦竭生民之財成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修靡成風利源耗權已盡而牟利者尚

肆謀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

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

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眾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

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

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見卷二六行幸局暨諸局務綱召熙河見卷七

二綱經略使姚古秦鳳見上同經略使种充師中將兵入援綱以吳敏為門下侍郎目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

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

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見卷五十八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

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為上言之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威血上疏曰皇

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

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

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綱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

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綱以李綱為兵部侍郎目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

李綱刺血上疏

宇文虛中詔略

宋徽宗 欽宗

陳東上書

六賊異名
同罪

梁方平黎
陽之潰

徽宗出奔

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綱立皇后朱氏后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綱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綱遣給事中李鄴使金目告內禪且請修好聲至慶源府韓離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綱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目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陳尸諸市朝傳轉去聲首四方以謝天下

雲間張氏曰嗚呼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欽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奮乾剛之斷即以六奸肆諸市朝詔告天下將見天下之懷忠秉義者莫不曰有君如此我何不出而輔之且大奸脫距黨勢自孤不能為害也必矣况金人一聞新君足見其不能為氣亦少沮

欽宗皇帝名桓徽宗太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遂受內禪在位二年遂陷於金而汴宋亡矣綱丙午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目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綱梁方平之師潰會于黎陽金人遂渡河目金韓離

不陷相彰今河南濟上五黎陽見二州時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岨金將迪古補奄忽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上俱見四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今大名府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綱以吳敏知樞密院事李稅

同知院事綱竄王黼于永清今湖廣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丘今開封盜殺之尹鼎綱遣武綱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目帝聞韓離不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

文粹中為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今河南於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為親軍及自太原還京見上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

李綱守東
京

李綱力陳
不可出幸

李綱禦金

士攀望號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石之中矢而踣。同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辛巳，上皇至鎮江。今江蘇鎮江府綱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京即汴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兵目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陽。襄陽今湖北襄陽府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為帝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卷五十三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疏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禁衛擐也。貫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守死。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白時中免。以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趙野為門下侍郎。王孝迪為中書侍郎。蔡懋為尚書左丞。遣使督諸道兵入援。金幹离不圖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少宰張邦昌往為質。至癸酉，幹离不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虞部員外郎鄭望之及高世則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毅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且言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法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

許而命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至韓萬不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歛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思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見上卷之人在漢者割中山今直隸真定府定州大原岢嵐河間今直隸府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委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內瑞等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乙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繼陞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殺其眾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丙子稅至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帝乃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兩敵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姓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書先往并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竹為之渡壕壕下池也自午至夜始達金營康王道君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也

雲間張氏曰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遂其請而至韓萬不之軍必有偶服金虜之言如真願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於王庭湊是也汴國未必不可解而康王未必為其勢況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韓萬不之軍其勢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尚何和為哉綱和曰議者金人之非也苟如李公所論則將不議而自和況議乎哉呼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退之名愈見五三卷二三韓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天乎人也何尤

綱以唐恪同知樞密院事都統制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綱金游騎大掠於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於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綱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如金粘沒

種師道入援

老種

楊時真言

姚仲平繫金不克而遁

李綱必勝之計

喝軍種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且師道至洛河南河南聞幹萬不已屯

東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胃願少駐汜水見四十一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

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種少保領西兵

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見三三四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

年高天下稱為老種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去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

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以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

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見上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

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頡賢入頡燕燕于飛頡之頡之注飛而上曰頡飛

下曰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援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而殲殺也盡諸河

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內有李綱之捍國外有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云乎哉可使制挺以以楊時

為右議諫大夫兼侍講目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利兵甲不足恃

也童貫為三路大帥棄軍逃歸見上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見上當正典刑以為不忠

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福軍殺將馴馴也順至今日比聞防城復用閹人覆車見三十一之轍不可仍

蹈疏上遂有是命綱貶梁師成為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太學生陳東既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以為言

綱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

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盧含反也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

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

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移

取誓書復三鎮綱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種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

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見上慮功名獨歸種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去李綱

神臂弓

罷李綱以謝金人

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社稷之臣李邦彥等社稷之賊

高宗還

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促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見同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拒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离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离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於幕莫天坡以神臂弓射石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綱罷李綱以謝金人目幹离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內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內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時宇文虛中聞汴京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莫領之令駐於汴河府城在開封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會虛中絕壁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綱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前書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謂得好正矣目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庸繆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為軼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功成因緣沮敗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間外見卷七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帝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趙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眾舉韓也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咤猶云唱而散吳敏奏東為士學錄東力辭以歸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綱更以肅王樞為質于金康王構還高宗還天意也天其或目宇虛文中冒鋒鏑至金營次日金遣王內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并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駮馬之類且欲御書筆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綱以徐處仁為中書侍郎宇文虛

神呂先見

浪子宰相

許翰諫老
神師道

吳敏薦楊
時

張孝純守
太原

張確死節

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詔割三鎮地以昇秘金金幹萬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

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萬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異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

京師解嚴罷兵種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

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李邦彥免邦彥無所建明惟阿順

趙詔而已都人目為浪子宰相綱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取南仲李稅為尚書

左右丞綱宇文粹中罷綱姚古種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以兵入援綱姚古種師中及州府

縣師折彥質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萬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諫可

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啟釁時大臣政令矛盾上故迄無成功綱種師道罷中丞

許翰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

卷二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見十六自呂望太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

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也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

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綱以楊時兼國子祭酒目時知無不言然不

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種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

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綱金粘沒喝入威勝軍陷隆德府目粘沒喝攻太

原見上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見上純固守不下平陽府屬山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

險如此而使使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今山西沁州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今山西

府知府張確死之進屯澤州今山西西綱貶蔡京為秘書監童貫為左衛上將軍蔡攸為大中大夫以陳東

時三人皆綱梁方平伏誅金人過河由方平之師潰於綱王孝迪罷綱以聶聲入昌為東南發運使未

從上皇行綱童貫高俅等以兵扈戶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由傳轉遞也

及勤王之師道路藉藉語聲也言貫等為變朝議以戶部尚書聶昌為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

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治四川成都府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

若罷聶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綱金粘沒喝還雲中見上留軍圍太原綱

三月張邦昌李稅免綱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栗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綱

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徽宗

末年號間事恪言於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

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蔡京蔡攸童貫王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

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羣賢聚征若可以傾

傾者以唐恪一人綱字文虛中免言者勸其議和詔種師道屯滑州姚古種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

威勝軍師中追幹離不至北鄙而還綱自詔金人要邀盟終不可保今粘沒喝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

夙夜追咎已黜罷原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見上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於是命種

師道為河北河東見上宣諭使駐滑州見上姚古為河北制置使種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

山河間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

威勝扼南北關綱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綱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辟君也猶於鎮江見上人情危

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見上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

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蚤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

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疆寇至子

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勞也之苟誅誅也及細故則為子弟

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鑒臣謂宜有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見上卷二六

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能若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見上綱遂具道太上

識者恨唐恪

李綱迎上皇

李公即韓
魏公之高
致

誠明疑閣

和靖處士
尹母

楊時疏斥
王安石

意帝始釋然廣鳴呼李公善處微欽父子其即韓魏公韓魏公見六夏四月太上皇至京師目太上

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丙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

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升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

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為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

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去求帝不允綱立子諶忱為皇太子綱以耿南仲為門下

侍郎趙野免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綱召河南尹焞焞至京師

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目焞洛今河南河南人師事程頤紹聖哲宗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年哲宗初諸臣

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

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

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及侍郎邵溥中丞呂

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綱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

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目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

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

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管仲之術飾六藝六經以文聲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

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怪其心

術者不可縷數駐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象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

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楊時目為邪說羣論

籍籍語聲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蟹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

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靜軒周氏曰自安石變法結怨四海羣姦肆虐蹈矩循規嗣是歷哲微二君或紹聖或崇寧自積月累其弊彌長創立新法以塗炭天下之民偽作三經以黃惑天下之士今而海內凋亂固非醞釀而

王安石萬世罪人
楊時以道事君
神師中殺熊嶺之敗

神師中死節

崔鵬論蔡京馮漸之

蔡京蔡卞類王莽

成實萬世之罪人也。夫豈可以配享孔子乎？當時因襲之弊，未有決其是非，獨楊時上章極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耶？欽宗既知其失，當辟其遺像，投諸水火，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可也。夫何甫黜配享之禮，降居從祀之列，謂之何哉？由是羣吠紛紜，時乃致仕，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觀乎此，則世運人心斷可識矣。

細詔神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太原圍二，不解。詔神師中

由井陘，刑府井陘縣與姚古犄角。見二十師中進次平定軍，平定太原府乘勝復壽陽，今太原府榆次，今

原府榆次縣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見一上留兵分就畜牧，覘見上者以為將遁，告於朝，許翰信

之數，朔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見四六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

罪乎？即日辦嚴整，兵約姚古及張灝，卷九俱進，而輜重載衣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院

為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見上二十統制焦

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

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石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怒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

被四創，鎗鎗力疾歸，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

潰，退保隆德。見上同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兵廣州。今廣東而贈師中少師。綱六月詔諫官極論闕

失。目右正言崔鵬上疏曰：諫議夫大馮解近上章言熙寧元豐皆神宗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解尚

敢為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見七一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見五三卷陵夷，見五二

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

已密矣。而解猶以為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擊子孫。安石目為流俗

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哲宗初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

倡紹述，見七三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詭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

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怪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盡再破壞邪？京姦邪

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眾，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綱**召神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綱師道

老將

而召還李綱書生而代往則其時事乖刺亦可見矣目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

以為憂數朔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為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

病丐乞也歸南仲等請棄三鎮見上綱言不可乃以綱為宣撫使劉韜蛤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蟹潛為

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誤國事

因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

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卷見七二字以遺駐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卷見五傳以賜之宣撫司

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緩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促

名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

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鐸不能為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

全君臣之義上為去感動陞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綱路允迪免綱謫左司

諫陳公輔監合州酒稅目公輔居職敢言取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陳且辭位復言李綱書生

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後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今四川重慶府合州酒務綱天狗星隕有聲

綱彗見五卷出紫微垣卷六秋七月竄蔡京于儋儋州今廣東瓊州府道死死於潭州其子孫二童貫趙

良嗣伏誅竄貫於吉陽軍良嗣李綱至懷州諸軍潰會于太原綱留河陽今河南懷州府十餘日練士卒

修整器用之屬進次懷州即懷慶府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

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卷見五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見上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

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疏上不報趣促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見上劉韜屯遼州今山西幕府見四官王以宣與都統

制折舌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今山西范瓊屯南北關見上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

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於是劉韜兵先進金人并力禦之韜兵潰潛

宋欽宗

許翰書杜郵二字遺李綱手書裴度傳賜李綱

天狗星隕

李綱諫罷諸路兵

欽宗任李綱不專

與敵遇於關南亦大敗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顥夜襲金婁室軍於文水今太原府文水縣小捷明日戰復大

敗死者數萬人可求師潰於子夏山在文水縣下子於是威勝軍隆德府見同汾晉西平陽府澤州今山西

絳今平陽府絳州民皆渡河南奔州縣皆空綱八月復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綱以張顥等違節

制而敗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

雄以湖南治湖廣長沙府兵至因薦為撫宣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綱

金粘沒喝幹离不復分道入寇粘沒喝發雲中幹离不發保州雲中綱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為

少宰何鼎為中書侍郎陳過庭為尚書左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簽書院事綱九月金粘沒喝陷太

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綱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

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原再也先既立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府城在太原死通判方笈及轉運韓揆

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陷汾州上見知州張克戩剪畢力杆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

死者八人綱蔡攸朱勔伏誅綱以王禹宇為尚書左丞綱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玘覺胡安國于

遠州綱目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己坐事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

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取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間諫於帝帝不為聲動

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汙

去如安國者實鮮綱遂除中書舍人及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今江南府舍人劉玘當

制謂綱勇於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玘為綱遊說稅玘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取南仲大

怒何鼎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今揚州府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休假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

者盡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

人服其論綱罷西南勤王兵綱金使日逼南道時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以知大名府趙野總北道知

靖康四道

劉玘當制
胡安國封
還詞頭

王稟死節
方笈韓揆
三十人死
節
張克戩一
家死節

直儒總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取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

黃諤由海道使金以請和。金幹离不陷真定。都鈴相轄劉錡儘死之。目种師閔及金幹离不戰於井陘。

見三敗績。幹离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錡率眾晝夜搏戰。久之城陷。錡巷戰。麾下稍稍散亡。錡顧其弟曰。

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意死。知府李邕被執北去。冬十月安置李綱于建。

昌軍。今江西。綱遣使來。金二首遣楊天吉王洵等以書來。詰責索親王詣軍前。綱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是前既逐李綱。今又敗好問。則是宋國空虛無人可憚。由目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

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至集滄。今直隸河滑。見上。邢州。今直隸。相上。同之。

成。恕以過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見上。上下震駭。廷臣孤。

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今江西。帝閱其忠。下遷吏部侍郎。綱。

召种師道還。尋卒。目師道次河陽。見上。遇王內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今陝西。西安。以避其鋒。大。

臣以為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尋卒。諡曰忠憲。綱十一月詔百官議三鎮棄守。目先是遣王雲使金軍。

許以三鎮。見上。賦入之數。至是雲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從官於尚。

書省。議割三鎮。百官多請割與。以紓紿也。國禍何桌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亦。

來不割。亦來。唐恪取南仲等力主割地。桌論辨不已。因曰。河北見上。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

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綱金粘沒喝陷河東。見上。同諸州郡李回折彦質師潰會金人遂渡河。

陷西京。陽詔馮澥使金軍請和。綱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綱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鎮至磁慈。

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綱延南宋一百五十二年之祚。其或錫屑藝祖其信然矣。目雲固請康王。

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幹离不軍。許割三鎮。王由滑濬。見上。至磁州。今河南。彰德府。守臣宗澤迎謁。

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滋相。相州。即勸。

汪伯彥受
知康王
岳飛遇康
王

郭京六甲
兵

霍安國等
死節

張叔夜勤
王

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囊鞬見五六部兵以迎於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

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縣人岳飛少負

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九卷四吳吳起見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韜宣撫真

定募敢戰士飛與預馬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為承信郎何桌罷以陳過庭為中書侍郎孫

傳為尚書右丞仲不合罷為開封尹綱以郭京為成忠郎選六甲兵以禦金郭京傳因讀丘濬感事詩有

市人中訪得無忌於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

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

皆市井游惰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日可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傳與何

桌尤尊信之又劉孝竭等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初京所為識者危

之京嘗曰非至綱遣取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為絳人所殺南仲奔相州綱幹離不亦遣使

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取南仲如河北幹離不軍聶昌如河東粘沒喝軍昌行至絳見上九鈐轄趙子

清麾眾殺昌扶淵入其目而驚應上聲之南仲與金使王訥偕行至衛州今河南衛鄉兵欲殺訥訥脫

去南仲遂奔相州綱以帝旨諭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綱以孫傳同知

樞密院事曹輔簽書院事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綱金人入懷州今河南知州事霍

安國等死之安國及通判林淵等十三人皆綱金幹離不粘沒喝圍京城要遣帝出盟綱幹離不自真定

今直隸趙汴僅二十日至城下粘沒喝自河陽今懷慶府孟縣來會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為唐

恪取南仲遣還於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

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綱李回免綱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綱叔

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

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賊鋒甚銳綱願如明皇之避祿山見五十三暫詣襄陽今湖廣以圖幸雍今陝

安府帝不答綱復元豐三省官名以何桌為門下侍郎綱閏月唐恪免以何桌為尚書右僕射夜兼中

書侍郎綱馮澥至自金軍以為尚書左丞綱還自後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綱詔張叔夜簽書樞密